

致学友

——写给兰大历史系73届的同学们

那一年，
已经很远很远，
我叩开兰大的校门，
走进历史系的课堂。
人类如何进化，
社会怎样变迁，
古今有何不同，
历史怎样借鉴，
我每天都在久远的路上行走，
月月都在历史的江河中畅游，
古今中外写在厚厚的本子里，
三皇五帝我也敢重新瞅一瞅。

校园里，
我结识了五湖四海的新朋友，
课堂上，
我与南腔北调的乡音互交流，
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想碰面都很难，
早晚同走一条路，
同窗苦读几春秋。
曾记否，
两次踏进一条山，
兰石厂里去实践，

阿干镇上编矿史，
满怀激情去延安。
坐在窑洞里，
读完毛选四卷每一篇，
延河筑堤坝，
不怕巨石磨肩压腰弯，
务农南泥湾，
劳作一月满手都是茧，
延安玻璃厂，
高温炉前制作灯一盏。

光阴荏苒似射箭，
不到三年学业完，
同舍好友匆忙去，
投奔前程赶路急。
四月的金城已是花开春暖，
我的心中却有了一点寒，
谁料想一别就是半个世纪，
熟悉的脸庞你们都在那里。
时隔太久不知怎样联系，
杳无音讯似乎再见无期，
几度梦中握过手，
惊醒之后空悠悠。

啊！啊……
甲辰龙年正月间，
最大幸事有一件，
热心学长搭个台，
老友重逢乐开怀。
神奇微信浓缩了遥远的距离，
群聊平台装满了热情的话语，
一个个打卡的身影，
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
童心未泯闹的还是欢。

学友，
简单的称呼，
难忘的是经历，
沉淀的是情感。
这是缘分，越久越思念，
如同美酒，越陈越甘甜，
青春不在，脑海里永刻你风华的容颜，
如今古稀，鬓霜银丝也会长久的牵连。
祝学友，
余生的日子没有烦恼，过得幸福健康！
老去的路上没有磕碰，走得稳稳当当！
——甲辰年三月十日（闲人）

三月

朱颖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蛰的
震雷在劲道日减的东风里终于滚响在了
天边。崇明毫无叠嶂的层峦屏遮，所以电
闪雷鸣在这里大可自由驰骋地若入无人
之境，父母也经常借此吓唬雨天还赖在屋
外玩耍的孩子：雷最爱劈打不听话的调皮
分子；还传说这雷的动静就是要把冬眠的
蛇族震出洞穴来进行护宅，因为每栋老宅
子都会有条宅蛇保佑，再不进屋躲雨，那
门神也会把孩子给轰进屋的。

雷声过后接踵而至是沾衣欲湿的春雨，
农场果园的桃树就在这番催促声里，加之甘
霖的无声润物，鼓出花苞的尖角来。崇明农
场的孩子大多是植物学的粗才，因而桃杏的
区别都说不太清，只听得大人常说“桃饱杏
伤人”，便认为果园里此刻能冒出来骨朵儿
的都是准备夏季里结桃子的花。甚而连待
谢的梅花都张冠李戴地震括进春华的范畴。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春分的田
野已经陆续春播，大头菜和萝卜已然下市，
换之是灵秀的荠菜，宛若翠珠般一夜之间
镶满田埂。万物复苏的迹象在春候气暖、
虫声新透的勃勃生机中宣告着大地春回。

此时，跟着妈妈挖荠菜的时刻也到了。
挖荠菜的首个难题在于辨认，初次采
摘时挖些杂草也是大概率事件，会把蒲公英
错认为荠菜，也大有人在。荠菜大多长
在田埂的侧面，又因为是覆地而生，所以挖
的时候要把多角形铺地伸展的所有叶片全
部握住后再上拎，顺势用小铲子连泥带根
地提出地面来铲尽根须。为此，洗荠菜也
成了一门技术活，因为它根部存泥太多，不
换洗个三大盆水是绝对无法食用的。所以，
馋嘴的孩子只要能自告奋勇地洗菜，当晚
多半就能吃上妈妈包的荠菜馄饨。

春分的荠菜汁多嫩滑且纤维丰富，气

味浓郁，所以要去根后用开水烫过把纤维
软化，再拧干切碎后混上适量土猪的瘦
肉，才成了馄饨馅。学着妈妈灵巧的两折
法——装馅后对折，再对折后两角一按，一
个元宝似的馄饨就预备下锅了。送入口中
的馄饨因为纤维和土猪肉的嚼劲，混合了
荠菜冬藏春舒后绽放的鲜香，欲罢不能、连
汤带水地吃两三碗都极为常见。
三月就是这样，教室里蚕宝宝的领养
手续正在课后偷偷进行，崇明话称为“被单
草”的婆婆纳开满泥路两旁，上海春装的
最新式样正由刚刚返过城的时髦知青们穿回
农场，一度羡煞众人。

跟娃去玩剧本杀

念念不忘

们走一遭。我们倒是要看看，这个所谓的
剧本杀到底乐趣在哪里。
游戏开始。开场白过后，随着DM（游
戏主持人）的一声：“下面各位可以开始了！”
围坐在长桌旁的6个人纷纷按照自己
扮演的角色领取了背景资料、地图卡片、
关键物证等等。大家默不做声，拿着笔就
“刷刷刷”地在准备好的空白纸上画着思
维导图，进行着信息摘要、线索分析。
这这这，妥妥是走进了考场啊！我
眯着眼端详着几张满满都是文字的A4
纸一脸懵，孩子们天天在学校里做阅读
理解还没够吗，跑这儿花钱接着做？
资料还没读完，娃们已经开始案情
分析了。被咄咄逼问时，我开始稀里哗
啦地翻资料寻找着那似有若无的，依稀
看到过，但好像还没记住的线索。一边
自言自语说道：“哎，我刚才明明看见哪
里提到过关键词的，我找一下！”
几个小时里，感觉自己头上飞过的
带省略号的乌鸦没有一万也有八千，最
后硬是凭着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临危不
乱的气势，牵强附会地扯出一条线索，才
算是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再看看游戏中的两个孩子，轮到她
们发言时，时间线被捋得清清楚楚，人物

“妈，我明天跟闺蜜约好了出去玩，
赏点银子呗！”
“嗯，平时学习挺紧张的，假期放松
放松挺好，需要多少？”
“游戏每人260元！再吃个饭，凑个
整，三百大洋吧！上不封顶哈！”
“还是剧本杀吗？”
我面露微笑，心中却是：为娘我挣点
钱容易吗，每次都被这丫头割韭菜！
“这次的剧本我们可是万里挑一，新
本格（一种剧本类型），性价比超高且网
评好，资深玩家特别推荐的，剧情发展和
人物设定都……”
她正说得兴起，我实在不忍心打断，
耐心地等她说完后，我带着规劝的语气说
道：“网上的宣传不要轻信，也可能是营销
手段！破个案有什么难的，再说待在屋子
里玩游戏多闷，要不然你们换点别的，比
如参观参观博物馆，或者听听音乐剧，去
游乐园也行，又长知识还提高……”
没等我提完建议，就被娃做出暂停
的手势给打断了。
“您怎么跟我闺蜜妈妈一样，总是担
心这操心那的。要不这样，正好我们有
两个人跳车（临时退出）了，要不您二位
也去体验一把，实地考察一下如何？”
“哎！我好像听见水开了，看我这记
性，等一下啊。”
我抄起了手机，一个箭步冲进厨房，
用最快的手速跟她闺蜜的妈妈来往穿梭
了十几条微信，最后我俩决定跟着孩子

看不见的鱼

吴建国

中午时分，我从殷高东路桥上走过，看
到东侧护栏边挤满了人，因此停下了脚步。
殷高东路是上海这座城市里少有的正东西
的道路，桥下的这条河，从新江湾城中心弯
弯曲曲流淌过来，只是这一段变成了正南正
北的走向，长度有一千米左右。浦东黄浦江
边上海最高的楼群全都倒映在这段河的河
面上，成了这一带居民远处看浦东看上海
的一个景点。

桥面上的人群情绪激奋，指指画画，眼
睛都在朝河里张望着，连桥下面岸坡上也同
样挤满了人。
“河里有鱼？”
“在哪里？我看了很久，没有看到鱼。”
“就在这里、这里！那一簇蒹葭的下面！”
有人指给我看。
冬天的河水清澈见底，这处河底的水
深在一米左右，蒹葭和河底淤泥的颜色几
乎完全一样。风吹过，中心河面上有层层
涟漪，这样的涟漪没有扩大，接近桥下这
片水面上，静如镜面。所谓“鱼”，就是今天强
烈的阳光下，河底淤泥处隆起的淤泥堆。
这是一条鱼吗？如果这是一条鱼，那说明
这条鱼在这簇蒹葭的下面已经很长时间了，
距离这里两米就是桥下，而桥下是相对
安全的，鱼选择这里作为冬眠的所在，就
是因为有阳光吗？我跟着走到了岸坡上，在
距离水面很近的地方看了许久，还是没有
看清楚。一个常年在这里钓鱼的人不停地
嘟囔着嘴，“乖乖、乖乖……”我惊讶地看着
他，问：
“是一条什么鱼？”
“鲤鱼。”他比画了一下，我看他两手
之间有40厘米，想必这条鲤鱼足有5斤以
上。

这段河岸上，一年四季每天都有人在
钓鱼，从桥上走过的人，或者驻足看钓鱼
的人，几乎没有看到过有人钓到鱼。因
此，这条河里还有一条5斤以上的鲤鱼，这
本身也是奇迹，就值得这个钓鱼的人“乖
乖”不停，也值得有这么多人在此围观。
用什么办法捉到这条鱼，在几个钓鱼人
中间讨论着。
我突然为这条鱼的命运担忧，我童年
少年时代长兴岛的记忆里，一条鲤鱼冬眠
之后，会在第二年立夏时节里产籽，那时，
就会有成千上万颗卵子从它的身子里分娩
出来——鲤鱼作为亲本，其基因可以在新
一代中传递下去，这就是鲤鱼能够生产出
不同种类的鱼的生物学基础——新生的鱼
群里，就会有鲫鱼鲢鱼鳊鱼草鱼黑鱼等几
乎所有淡水鱼！这也许就是上海许多野生
状态的河流里总有人钓鱼而鱼从不绝迹的
缘故，而河流里的野生鱼类，大多来自鲤
鱼“妈妈”。

桥上突然没有了声音，看见一个老人
捧着一个泥块站在了栏杆旁，只见她比试
了一下，就把泥块抛了下去。泥块碰到水
面时发出很大的声响，水波涌起来以后，那
簇蒹葭下面居然没有动静，正当人们开始
怀疑这里有没有鱼的时候，一个大涌泛了
起来，像快艇犁出的水纹，快速消失在了河
中央！
几个在河岸边沿商量怎么捉到这条鱼
的人怒了，对桥上喊：“你、你干什么？！”
老人双手合十，嘴里轻轻地说着什么，
走了。

第二天早晨，城市的最低气温接近了零
摄氏度，太阳刚刚升起来，柔和的光亮还在
政青路599弄院里的树梢上，殷高东路桥上
和北侧河岸上站满了钓鱼的人，也有人翻墙
进入了国权北路菜场后院的围墙里。朝阳
的光波飘荡在天空里，寒风凛冽，河面上的
钓鱼竿，比河边枯萎倒伏的芦苇还多——因
为他们都知道了，这段河里有一条鲤鱼，一
条很大的鲤鱼。

